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美英法德卷

德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4)

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德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(4) /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. — 广州: 暨南大学出版社, 1996.4

(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美英法德卷)

ISBN 7-81029-447-4

I. 德…

II. 罗…

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世界

IV. I14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佛怡电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.75 字数: 8.3 万

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000 册

全卷 25 本 总定价: 100.00 元

(每本 4.00 元)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长途电话	卡施尼茨 (1)
一位诗人的画像	希尔德斯海默 (13)
过路人，你到斯巴	伯 尔 (18)
不仅在圣诞节	伯 尔 (30)
圣诞老人的风险	伦 茨 (54)
一只雄猫的新生活观	沃尔夫 (61)
为奥特拉报仇	黑尔特林 (89)

长途电话

卡施尼茨

是我呀，保罗，我是安格莉。年轻的安格莉卡·鲍曼在电话里对她的男朋友保罗说，我不会打扰你吧？你也许工作过了吧？对不？那我可高兴啦。我只想问你一下，你是否已经听到了什么，我以为从你爸爸那里……是啊，我当然是不耐烦，可我并没有想别的什么事情。我正在想到我们去看他时的情况，也真有点儿担心……他一定会高兴的，是你说的？哎呀，但愿他会高兴。我一定会喜欢他的，你所有的亲戚我都会喜欢的，特别是你的姐姐，我自己没有姐姐，多么想有一个……星期六好吗？好，这当然正合我的心意，我就等这么一天去看你爸爸了。看过你爸爸之后，我俩就出门走走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正式结婚了……不，别笑，保罗，你可别笑呀，你真不知道……我今天去过英国公园了……天气不很好？可不是，确实是个好天气，什么紫丁香花、金盏花我统统都没有看见。好像每条长凳上坐的都是你，每个从远处向我走来的人也全是你。而且我想，在认识你之前的那段生活，那压根儿不是生活。要是你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的话，那……真傻，是的，是的，我真傻，太傻了。好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我只是想知道一下，你是否已有消息了。现在我就等星期六了，等我的命名日了。——那天，他

们应该把你赠送给我——亲爱的安格莉小姐，这下您有了我们的保罗了，您要使他幸福……什么？你已经幸福了？……不，不，现在不要说什么了，你已无法表达更好的话，你已经把最美好的话全都说出来了，现在我把电话挂了……

你听着，老人在电话里对他的女儿埃莉说，你得好好地劝劝你的弟弟。这不是什么门第偏见。假如她的别的什么人，譬如说电影演员，或者是什么舞蹈家，反正要有特长的，有点儿名气的，那么即使她出身低微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可是她什么也不是，普通的小人物，她在年轻时脸蛋儿娇艳动人，往后当了妈妈呢……不，我倒是还没见过她，只看过照片，生得很可爱，那两只眼睛怪动人的，不过这些都会很快过去的，到那时，她的腰部就会粗起来，手指也一定会变得又短又胖。这事保罗做不得，我知道这种事的结局，那肯定不会有个好结果，对大家都没好处。几年以后他就会对她不满意了，我指的是在社交方面。保罗是个非常正派的商人，而且还有个博士头衔。用不了几年，他终将会落到叫人嘲笑的地步，因为他的太太不会说外语，她把毕加索当作普罗旺斯杂烩。到那时人家就会说，这个女人不能邀请，她进不了上流社会。那时保罗得挖空心思地想些理由来开脱——什么我太太身体不舒服啦，我太太离不开孩子啦——然后总有那么一天，有个女人坐在他身旁同桌吃饭，她长得漂亮，穿着讲究，又爱嘲弄别人，向他表示对他有好感。这下他就会懊恼了，天哪，如果我仍是个自由自在的人那该多好啊！无拘无束的……你替我告诉保罗，我暂时还不想干预这事。但是，谈不上考虑结婚的问题。你也可以打电话给你姑

妈尤丽叶。我相信，她已从加施泰因回来了。我们大家必须团结起来，一个家庭嘛，这是一种力量，即使我们不是住在同一个城市里，不然要电话干吗？快告诉我，孩子们怎么样啦，别过早地让他们下床，出了麻疹容易得并发症。再给我打电话吧，不过不要在明天晚上，因为我要参加聚餐会，后天吧……你得打打看，反正我总有呆在家里的时候。

姑妈，不消说，你知道我干吗给你电话，埃莉在电话里对她的姑妈尤丽叶说道——爸爸要你也干预一下这件事，说你们老一辈的人怎么样怎么样。保罗的想法也真是太愚蠢了。我常说，他这个人是要人家嫁给他，而不是他主动娶人家。我是否认识她？那还用说，见过一次面。要是你问我，那我说她既温柔，又意志坚强。她看中的不仅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，而且是全部家产。要你做些什么？当然是给他打电话，不停地给他打，或是找个姑娘插进去。你的熟人很多，给他介绍一下吧。叫他带着你介绍的姑娘去逛逛慕尼黑，晚上去看看戏也好，让你高兴高兴，也让他瞧瞧，这世界上还有别的妞儿呢……你说什么？要是他爱她呢？姑妈，你别那么傻。谁说他不好再去看她啦？照我说就是跟她睡觉也无所谓，你还是上个世纪的脑筋。行，不怪你就是了。如果你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的话，就干脆告诉他，爸爸会恼火的，他的血压现在已经两百了，孩子应该尊重父母。这话由你说最合适。此外，爸爸确实很激动，他心里有自己的打算，也许他最近生意不太兴隆，也许他需要那种像结婚广告一样的东西，然后在布伦纳宾馆里大摆结婚筵席。那时一定又得大大破费一番，不过，这种钱是值得花的……忧虑吗？哎呀，

这我可不太清楚，也许有，也许没有，我宁愿说，与其说是有，倒不如说是没有。总之，你得克制住一时的感情冲动，全家团结起来。我丈夫如果有时间，他也想找保罗谈谈，男人与男人谈么。不过你是知道的，他并没有空。

不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姑妈尤丽叶在电话里对她的侄子保罗说道。只有6个人吃晚饭。几客奶油虾仁，青豆羊肉，还有一道甜食。当天夜里你仍然可以坐飞机回去。帮帮你老姑妈忙吧！我缺少给一位漂亮姑娘献献殷勤的陪客。这姑娘一头金发，略带一点红色，你会十分中意的。顺便说一句，她是南美美人，是在那儿出生和长大的，但父母是德国人。她刚好要看看故乡，你可以帮她一点忙，什么博物馆、展览会、剧院等等，这些你全都熟悉……这个周末你有约会，这我知道，你已经告诉过我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我是不会让你去赴约的。不，亲爱的，你得取消这次约会，你总得帮我这个忙……你说什么？和你的未婚妻？这我可是头一回听说。不，老实说，我不能说假话，我已经听说了，不过我并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。结婚你太年轻，而且你爸爸肯定不高兴。但愿你还没有真正定亲，我指的是答应结婚赠送戒指之类的事。这在我们的家庭范围内似乎并不那么重要，不过……你听着，小保罗，别对我大叫大嚷。你一定是六神无主了，这我明白，像你这样的人是对付不了这种事情的，你不是跟人家争斗的人物，那当然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困难，你一定要再仔细考虑考虑。首先是了解一下她的父母，特别是母亲，今天的母亲怎么样，25年后的女儿也就怎么样……这我知道，我观察过，我就是这么一个对一切事物都

作周密思考的人。你别见怪，我不是瞧不起小人物。女人是能适应环境的，这给你说对了。不过这只能到一定程度……不，我现在不谈了。你是个好小伙子，一定会来参加我晚上的便餐的。你早点儿来，到那时我们再谈谈。听说，你爸爸身体不太好。此外，你当然也可以把你的未婚妻带来，这事我得知道一下，以便再为她找位先生作陪。叫她穿件夜礼服。她不是法语说得很好吗？因为比利时领事来我这里，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，而且是个大收藏家，对玻璃后面的圣像，你肯定会感兴趣的。

你听着，小保罗，埃莉在电话里对她的弟弟说道，你和那个姑娘的事……当然，这是人人皆知的了，也知道你要在下星期天拉她去见爸爸。可是我认为，你最好把这次拜访推迟一下。因为爸爸有些设想，他要安排你去作一次旅行，他已经跟你上司谈过了，你可以附带处理一些公务，这样就不算你休假……真的，你可别让爸爸扫兴哟。你回来后还有足够的时间。上哪儿？这我可不太清楚，我想大概是去加拿大吧。坐飞机一下子就到了。反正你还得到我这儿来一下。孩子他们已经不传染了，我们一定会感到高兴的，你也可以稍为休息一下。你知道吗，我开自己的那辆红色新车子把你送到易北河畔，布兰肯内泽或者附近什么地方，我们去散散步。姑妈说，你最近在她那儿，脸色难看极了，闷闷不乐，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。也许是为了和那姑娘的事吧。她叫安格莉卡是不是，多好听的名字，姓什么？鲍曼。住在什么地方？慕尼黑？……不，不，我不想去拜访她，我这里根本脱身不开。我只是想给你出出主意。说些什么……怎么把人家

甩掉？你别那么傻头傻脑了。你回忆一下，当初你是怎么劝我抛弃那个我已爱上的歌唱家的。顺便说一句，最近我还见过他一次，你真想象不出他现在那副模样罗，可笑极了。对此，我当然是永远感激你的……你说什么？不能相提并论。也许真的不能相比。够了，够了，我只要听到你这种声音，就够受的了。你14岁那年想偷偷从家里逃走，去当小水手、码头工人，那时你说：“你们管你们喜欢我，可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！”现在，这种埋怨的声音已经听不见了。你还回忆得起来吧。当然，那时家里的情况叫人害怕。可也挺愉快的。你根本就不适合坐最底层舱位的，过去不适合，现在也不适合。当时我不得不把你的鞋子藏起来，因为你那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，但是，我确信，现在你已经领会到了……我所指的最底层舱位的意思，想必你已推想出来，那就是爸爸不再给你生活补助费了，在某种情况下也就没有财产继承权了，这要看爸爸发多大的火而定……不是的，她当然不是你从马路上捡来的，也没有人这么说……你说什么？缝纫用品小商店？你瞧，到那时你们星期天总是去吃中饭，吃烤猪肉，赤甘蓝，用厚厚的发酵面团做成的苹果糕饼。举行婚礼的时候，爸爸还得请小商店老板娘上桌吃饭，问她橡皮筋销售额是多少。这些你能想象吗？老实说，我是不能。

没有，安格莉，真的，没有什么，保罗在电话里对他的女朋友说。只是我感到很遗憾。后天我们不能一起去杜塞尔多夫了。这期间发生了各种事情。不，不是由于我，而是因为星期天对爸爸不合适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一起去不合适。我是要去的，他要跟我谈点事，我得替公司出去跑一趟。

不，时间不长——我的上帝呀，你用不着就马上哭鼻子，而且往后也变不到哪儿去，你得习以为常，我可不能老是呆在家里……起先？你这“起先”是什么意思？……当还没有人知道的时候……是的，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，而且必须顺应现状。家里的人往往另有一些打算，他们也曾有过别的什么打算。起先我们不是天天晚上散步吗？上帝，你别叫我烦躁好不好。接下来你会问我，还爱你不爱你。那还用说，我是爱你的，只有和你在一起我才会幸福。在姑妈尤丽叶家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就发觉到这一点。整整一段时间，我望着前面发愣，我得不到答案。姑妈举杯向我祝酒，她本想劝我利用这次机会另外物色对象，我看这就是她的用意，我已经看出这一点，这是毫无意义的……不，我没有和那个年轻女士约会。上帝，你可要相信我，别老是说什么“我的天地”。我跟所有的人一样也有个家庭，但是这天地要和你一起来建造，也许是在这儿，也许是在别的什么地方……不，不，我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我就讲这么多。你再给我说些好听的……不要，千万别说你害怕，你究竟怕什么呀。拿一张唱片听听，我们的唱片，波吉和贝丝，这不必要吧，……是的，不能去看你了，我今天晚上就要走了，那时马路上人少一些……奇怪的音调？你胡思乱想些什么呀……不错，是有困难，但是你可完全没有必要猜疑嘛……是的，你就是这种样子，你不相信我，可能你太听从你父母的话了……你说没有接触，我应该和谁接触，和你父母还是和你？求求你，就这么着吧……你说什么，安格莉？……那你快说呀……别生我的气了……你听着，一切都会重新好起来的……

鲍曼小姐，保罗的姐姐埃莉在电话里对保罗的女友安格莉说道。您一定会感到惊奇吧，我和您素不相识，怎么跟您打起电话来了。我是保罗的姐姐，保罗跟我谈起过您……不，我不在慕尼黑，我的家在汉堡……不，不，请您不要激动，保罗没有出什么事……请您安静一会儿听我说下去，鲍曼小姐。我不知道保罗在有关他的家庭情况方面给你说了些什么，是不是已经说过些什么，可能他目前处于这么一种境地，他以为没有家庭照样可以过得很好。可是，也许这件事您会感兴趣，那就是通过这种渠道了解有关他本人的情况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他办不到的，没有家庭他的生活维持不下去……他也大可不必这样，您说呢？当然没有必要，完全没有必要。不过，假如您是我想象中的那种人的话，也就是说，您是个不一定要想结婚的姑娘的话，您看，这点我一下子就想到了。要是我现在跟您谈论什么永恒的爱情，您一定会嘲笑我的。我知道如今的青年人是怎么样的，他们冷静、理智，他们共同走了一段路，随后又分手了。好就好在不再感情用事，各走各的路……您说什么？——不是这么回事？好吧，您也许不是这样的。对我弟弟来说则不然，您一定已经觉察到这点了吧……不，我们并没有过错，也不是我父亲的过错。顺便告诉您，我父亲很愿意和您谈谈。也许您想换换环境，迁到别的城市去，离开一下家庭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……您可以拿到一笔款子，我父亲会……请您别大声喊叫，别这样，我真不明白，您干吗那么激动，完全没有必要嘛。反正我把父亲的地址给您。您有铅笔吗？否则我就等……杜塞尔多夫市比德里希区栗树大道42号。他也打算上您那儿去，不过也许您去他那儿更好一些。您肯定会对保罗

从小长大的地方感兴趣的。头等车厢的旅费理所当然您会得到着落的……您会去的，您说呢？那真使我高兴极了。可是，您的声音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凶狠呢？不，请您不要挂断，鲍曼小姐，您听我说么……

这真是好极了，保罗的父亲在电话里对他的律师卡明斯基博士说，您全都给我找出来了，在有婚约的情况下如何补偿损失。不，这当然是我所愿意的，但是我相信，我们还有可能把一切推得干干净净，事情不了了之的……祝贺？干吗祝贺，这可是还早了一点吧？啊，您原来是指保罗，想祝贺保罗。不，不，他不会跟那个姑娘结婚的，绝对不会。再说，我们不费气力地就说服了他，他已经放弃了原有打算。这显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爱情。他也确实年纪太轻，卡明斯基，他还不清楚要干什么。况且，一个姑娘在这么一个软弱的、优柔寡断的小伙子身上能够得到什么呢？女人嘛，我跟您说，寻求的本来就是一丁点儿的爱情之外的某些东西，那就是寻求保护……您说我是否认识她？那还用说，我认识她，她不是来拜访过我吗？一个漂亮的姑娘，开头有点儿倔强，也有点儿野气。但是我们这种人，亲爱的卡明斯基，毕竟是和女人打惯交道的。她后来还是留下来过了星期天，而且我带着她去了莱茵河畔，还给她看了我的收藏品……笨不笨？一点儿也不笨，反正是一学就会。她真有那么一种可爱的地方，至少在最后是如此。穿着当然并不好，要不是星期天，我挺乐意给她买点儿好看的穿穿……她会不会收下？不，也许不会，就连付还她的车票钱都不肯收下。——好，您听我说下去，这一切都不是那么好办的，必须等到保罗从

加拿大回来。在这期间也许我再到慕尼黑去一次，反正我在那儿有点事要处理一下……是不是我要什么？没有，您听着吧，这我可忍不住要笑了。不过她是喜欢我的，这玩意儿是很容易觉察到的。好了，请您原谅，午休时间我已经和教练约好了……是的，打网球，这可对我大有好处呀，总不能等到四肢僵硬才活动呀——教练已经来了，再见吧，亲爱的卡明斯基，再见。

姑妈，保罗的姐姐埃莉在电话里对她的姑妈尤丽叶说，但愿你还没有睡觉……已经睡啦？哎呀，反正电话机就在我床边。真抱歉，这么晚了还要给你打电话。但是我一定知道，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，就是爸爸他最近 10 天里到慕尼黑去了两次……你说什么？是的，当然是到那个姑娘那儿去罗。我的上帝呀，一个狡猾的女人。我告诉你吧，我真该打自己的耳光，是我自己把她打发到杜塞尔多夫去的，可是有谁能料到这一着！爸爸现在已经 61 岁了，发过一次心肌梗塞，而且他总是说，他忘不了妈妈。是的，我相信他想和她结婚。这种事情我当然不可能知道，但是可以察觉到是这么回事。他对我们已经不再感到兴趣了。你记得埃尔温的事吧，他想和部长谈谈。因此埃尔温就打电话给爸爸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很要紧的事，爸爸也回忆起来了，可是他说什么，他又说——是，是，我已经知道了，眼下没时间办这事。——还有，我告诉你，小西比尔这个星期过了生日……当然，她已经收到了你的礼物，万分感谢；你是记住这件事情了，不过爸爸却把它忘得一干二净，可是，他以前每年都送来一套银餐具，比西尔已经 10 岁了，她差不多快积了一

打了……提醒他？我当然是可以提醒他的，但是这太叫人难受了。而且这充分表明，如果他果真结婚，而且偏偏又娶了个20岁的、还会生孩子的人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盼的呢……不，我是不能去的，孩子们还没有去上学。再说，最近我很客气地在电话里和她说话的时候，她对我很蛮横，似乎保罗毁约是我们的不对，而且连今天的年轻姑娘缺乏沉着这一点她也不承认。但是现在看得清清楚楚，什么是伟大的爱情所在，她只想钻进这个家，小伙子不行的话，老头子也可以……保罗这家伙，不，他写信来了，很快活，看来对自己离开家感到很高兴。当然，这段时间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，他还一点没有料到……打电报？我才不干呢。这样做只能叫人家笑。况且爸爸一旦拿定了主意，谁也不能叫他改变，至少我们子女没有人能改变他的主意，不过也许你还可以试试。姑妈，请你答应我，给爸爸打个电话吧。今天就打。你说什么？应该说些什么，什么？说他是个老笨蛋？好，这好。

好久不打电话给你了，安格莉卡·鲍曼在电话里对她的女友说道，到明天已有3个月了。为什么在杜塞尔多夫打电话？那是因为我在这里结了婚。不，你没听错。我跟一个很有钱的老头儿结婚了，就像我们有时候设想的那样，但是到头来我们不是一笑了之吗，认为这个我们做不到。可是——我现在不就是做到了么……是的，当然罗，是个鳏夫……有没有孩子？孩子也有，女儿已经出嫁，还有一个儿子，早就就是大人了，和他爸爸一样，也是经商的……我会爱上他的，你是这样认为的吗？不，这我不会。他长得怎么样，谁？儿子吗？我真不明白，你干吗老是打听儿子！他根本不在这

儿，也不会到这儿来，而且女儿也不会来了。原先还有个姑妈，可是我丈夫不想和他自己的家打什么交道，已经停止给他们生活补贴了。对我吗？他可宠我了。漂亮的房子，最近又在花园里造个游泳池。现在他又要给我买这买那，在特辛买一幢花园平房，买一辆赛车，这是专门为我买的……你说什么？满意不满意？当然满意。不说别的，就说他们家对我生孩子，将来孩子再继承一切财产感到恼火这一点就够我痛快的了。我不是这样的人吗？不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以前并不是一直这样，但在某种情况下，在特定情况下会变成这样的人，这你是不会理解的。今天，我就讲这么多，我得换一下衣服。有人要来吃晚餐，其中还有个部长，假如你需要什么，你就写信给我。你说我们见见面？哎呀，不要了，宁可不要……根据你的记忆？对，你的记性很好。我曾经有过一个年轻的男朋友。我没有能跟他结婚，他的家庭反对，而且他软弱无能。我并没有把他忘掉，不过，因为如此，正因为如此——没有，你在胡扯些什么呀。我的声音一直是这样的。我干吗要哭，我才不哭哩。

(樊美芳 译)

[简 评]

玛丽·路易斯·卡施尼茨 (1901—1974)，现代德国著名女作家。30年代开始发表小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已成为颇有名气的作家。卡施尼茨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，写有长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诗歌、回忆录和广播剧。其主要成就在短篇小说和诗歌方面，她的作品多以童年的回忆、个人体

验、痛苦、死亡等为主题，文笔以细腻和抒情著称。主要作品有：长篇《情窦初开》（1933）、《埃丽莎》（1937）；诗集《未来之音乐》、《1928—1965年诗选》；短篇集《胖娃娃》（1952）、《长长的影子》（1960）、《长途电话》（1966）等。

《长途电话》选自卡施尼茨 1966 年出版的同名小说集。它叙述的是一对正在谈婚论嫁的年轻恋人保罗和安格莉卡，因为门第偏见遭到男方家人——包括父亲、姐姐、姑妈——的强烈反对，软弱的保罗终于作出让步。故事的结局出人意料，20 岁的安格莉卡嫁给了保罗 61 岁的父亲。小说结构新颖别致，通篇由几个长途电话的对话组成，情节颇富戏剧性，生动地勾勒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各式人物虚伪的灵魂。

一位诗人的画像

希尔德斯海默

几年前逝世的诗人徐尔凡·哈尔德穆特是文学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。既然错误的判断使一个人成为受人赞美的诗人，则此人的垮台，即使不可以看作是无双的，恐怕也可以说是罕见的。

哈尔德穆特原来的名字叫阿尔丰斯·斯魏特。年青时，就显露出他在文学方面极不平凡的清晰的判断力。在他观察敏锐的批评文章中，他运用这种能力向世纪相交时期的几个诗人开火，这些诗人不久也确实被他搞得闷声不响了。接着